

Osler 的一生

□蔡荔香譯□



1. William Osler with his son, Revere, on his back, inscribed by Osler, "And on his shoulders, not a lamb, a kid!"

Osler 一生謙虛愛人，這也許和他並非出身於那些優良而歷史悠久的大學有關……。

。這些
不想這
這種性
它不僅
，而且
，從事
，而不

存着期
具一樣
早，不
時機，
的性行
性行爲
的境界
得到的
性行爲
的責任

法是在
學。這
、熱誠
別。說
着期望
自私的
有成熟
組織美
出來的
現象：
愛互念

科學)

威廉·奧斯勒爵士 (Sir William Osler)，這位曾被公認為十九世紀最偉大的臨床醫學家，一八四九年七月十二日誕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的Bond Head，為一對由英國移民至加拿大北部的傳教士夫婦之子。奧斯勒早年受教育於W eston的Angli can school，由監護人的介紹，閱讀了英國名醫勃朗爵士 (Sir Thomas Browne) 的巨著：Religi o. Medici，引導了他走向醫學之路。雖然他曾希望從事傳教的聖職，他仍在多倫多大學 (Toronto univ.) 開始習醫，而在一八七二年畢業於Mc Gill大學。其後的兩年裡，他留學於歐洲的各大醫學中心，並於倫敦作長久停留。在Burdon-Sanderson的指導下專攻生理，於是這就開始了奧斯勒一生在大西洋兩岸的歐洲和美國來回奔波的醫學生涯。

奧斯勒返回加拿大後曾準備開業行醫，但經過數月之後，他被任命在Mc Gill大學醫學研究所擔任課程，教授醫科學生的生理學，病理學課程及獸醫科學生的比較病理學課程；同時參加病理實驗的研究；在生理學方面，他使用最新的教學法，並努力使病理成為課程中最重要的一門——他且曾親自作了一千次以上的病理解剖。其後幾年，他就被任為醫學教授。一八七六年，他開始擔任加拿大最大都市Montreal的Montreal General Hospital之病理專家，一八七八年並開始擔任同一醫院之內科醫師職務。在Montreal的十年之後，他接受聘請前往美國，擔任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臨床醫學教授，並在一設備不足的實驗室中繼續從事臨床研究工作，且在費城醫院指導他那一套有名的病房巡視。

「關於奧斯勒由加拿大轉職到美國費城的經過，有一段有趣的軼事；是他自己在某次演講中透露的：「究竟留在加拿大呢？還是接受費城州大學的聘請，前往任教職呢？我竟夜思考，不得其果。在加拿大，我有許多朋友，我愛我的工作，何況這工作是充滿著希望和前途的；在費城，那裡似乎有更迷人的領域，但若我去了，那表示我得離開許多我的好朋友。我不知該如何，最後，我只好以投幣決定。當時我正在德國遊歷，於是取了一個德國馬克，正面代表費城，背面代表加拿大。投幣的結果，出現了正面，於是我即決定轉赴費城接受新職，並馬上走出旅館到電信局去拍電報到費城，但到了電信局才發現身上所攜的錢不夠付電報費，於是我想算了！電報不用打了，還是留在加拿大好了，但突然，我覺得幣面出現正面，似乎是上帝的安排，要我到費城去。因此，我趕回旅館，拾起了那個仍在地板上的馬克，湊足了錢，再到電信局，打了封電報到費城，告訴他們我已決定接受新職。」

奧斯勒在費城停留到一八八八年秋，然後轉赴巴爾的摩

，擔任John Hopkins醫院的內科主任，而成為當時所謂的「Hopkins Four」中的一位，並被任命為四年後才開始招收學生的John Hopkins大學醫學院的基礎及臨床醫學教授，並開始安排他的教學計劃，他完整的教學計劃是將學生直到醫院的醫師，分成許多小組而予以個別指導，學生在病房擔任臨床的見習，並負責完成病人之病歷及一般臨床檢查。然後，各人將其發掘出之問題帶入臨床實驗，加以研習。在創立這所新的醫學院的過程中，奧斯勒一直有著很大的影響力。作為一個臨床醫學教師，奧斯勒反對將教授學的重點置於研究和實驗上，他認為更值得關心與注意的是醫學生和病人，在給美國醫學教育改革者Abraham Flexner的報告裡，他提出了他對美國醫學教育危機的看法，認為作為一名醫學教師，若只從事於實驗和研究，將使得其教學內容與臨床脫節，因而使新一代的年輕醫師，在面對病人時無法適應，而造成醫學教育的失敗。這同時，他寫下了他那本有名的教科書。

奧斯勒畢業後留學歐洲的數年間，他熟悉了歐洲的大學之教學與研究方式，加上後來他定期的訪問美國各大醫學院，使他能擷取每一所學校的優點，去計劃他的教學，因而使得本世紀初，他所擬定的課程標準和實習計劃，在鑄造美國醫學教育的新模型中，占有重要地位。對於醫院工作人員，他所擬題的訓練計劃題，包括各科的一年實習醫師；及分成數個等級的住院醫師，以便訓練那些想在臨床及基礎醫學方面從事進一步的研究者。

奧斯勒為新課程的需要，給學生寫了許多講義和病文，這些都成了當時教學圖書缺乏的情況中，最好的補充物，甚至成了其後五十年間最現代的內科教科書。那些都是建立在基礎醫學，尤其是細菌學的基礎上寫出的。那些如無價之寶的論文，集成了「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一書後，很快地被公認為臨床醫學的標準教科書，其聲望使得它經過了無數次的再版，而始終沒有一本其他教科書能真正與它競爭，並被廣泛地譯成法文、德文、西牙文和中文。甚而在奧斯勒逝世後別人繼續做了幾次修訂版。奧斯勒的這本書捨棄了以往那種依據病理發生解剖位置而分類疾病來編書的呆板版式。這本書一直被使用並成為美國內科學的教科書模式，直至一九五〇年，「Harison's Principles of Internal Medicine」出版。Harison這本書又回到奧斯勒以前的編寫方法，將內容的重點放在人體正常生理的討論上，而非僅在疾病本身。除了為教學的需要所寫的十六種書和八十四種講義，和那本巨著外，奧斯勒一生發表過為數一千五百篇以上的論文。他曾說，當他還是們年輕的醫學

寺所謂的
始招收
教授，
學生直到
病房擔
食查。然
習。在創
內影響力
重點置於
生和病人
報告裡，
一名醫學
與臨床脫
離應，而
名的教科
州的大學
各大醫學
界，因而
在鑄造美
工作人員
而；及分
基礎醫學
和病文，
充物，甚
是建立在
無價之寶
of Medi
科書，其
其他教科
西王牙文
訂版。奧
置而分類
美國內科
Princip
書又回到
常生理的
高的十六
發表過為
輕的醫學

生時，他的老師Dr. Bowditch曾感嘆因為未完整地收集一生中所有的論文而遺憾；但奧斯勒却為寫了太多論文，因保管不易而遺憾。奧斯勒最突出的教學上貢獻，就是喚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並由其個人的影響力，激發學生，使得在品德和知識方面均能得到最好的修養。奧斯勒本身是位最好的臨床教師和診斷醫師，他強調：「對病人的治療須想到病人是個有情感，有知覺的生體，而非僅是個「有趣的病例」。「他個人建立起三個生活的準則，並嚴謹的遵守著：一、做好每天的工作，絕不影響到明天；二、對於同僚和病患，切實實行作為一個醫生所該遵行的信條；三、培養心情的平靜。另外奧斯勒在醫學上最偉大的貢獻之一，是他一生不變地對醫學生感到興趣，他的教學是在病床旁和解剖臺邊進行的，這種教學法在一九一〇年前是很罕有的。奧斯勒的用意地鼓勵學生自己運用思想，如同他為自己墓碑上銘文寫的：「這裡安息著的，是一位容許醫學生走入病房的人」、奧斯勒確是這樣一位偉大的醫學教師。他對於每一學生的興趣和關心，從他們入學的第一天就開始，且在他們離開學校後仍然繼續不斷。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雖沒有秘書的協助，他仍然常寫信給他的學生，不論他們正在做什麼事，奧斯勒都鼓勵他們做好，並給予他們許多勵導和建議。

奧斯勒居留於費城和巴爾的摩期間，曾擔任顧問醫師，從事許多疾病的臨床研究；關心地方上之公共衛生；且成爲一位熱心之藏書家。更重要的是他成爲教學的老師及作為青年醫師同事共同研究的刺激原動力。一九〇四年。經過在巴爾的摩居留了十五年之後，奧斯勒接受聘請，前往英國擔任牛津大學的內科特別講座，同時在Radcliffe 醫院任職。由於奧斯勒本是英國人，其前往英倫自是一極合理的旅程。在牛津，他開始領受英國的傳統及另一次畢業後的訓練。

在英國停留的日子，使他得以閒暇從事文學和人文學方面的研究，他是當時醫學季刊的發起編輯之一。在牛津，奧斯勒的家，常有許多有名的美國人，歐洲人及英國朋友聚集。又作為 Bodleian 博物院的館長，奧斯勒常可和許多博學之士交談，而漸發展出他多方面的興趣，並廣泛地涉獵群書，成爲一藏書家及醫藥歷史家。早在一八八四年，即爲被Mc Gill 大學遴選爲接受獎學金，前往英國皇家學院受訓之內科醫師，一八九八年，當他在Hopkins Hospital 任職時，又被選爲皇家學社的會員，領取獎學金前往英國進修，由於在牛津期間的獲益，他在許多倫敦的醫學團體中，成了一位傑出的人物。

作為一位醫生，奧斯勒具有一種非凡的診斷力。第一次大戰時，他擔任加拿大皇家陸軍的後備中校軍醫，每星期都

得到一所軍醫院診治患病士兵，沿途他即閱讀各種醫學書刊。有一次，他在車上匆匆地閱讀了一篇有關 Rose's koptte tanus 的論文，那是種罕有而奧斯勒從未見過的疾病，但當天下午，他立刻正確地診斷出一病人患有此病。雖然這病人宣稱他曾接受被傷風的預防注射。

奧斯勒在傷寒、瘧疾、肝炎、阿米巴痢疾、結核病、心臟血管系疾病等方面均爲一積極研究者，並曾研究膽結石和傷寒之關係。他也曾多次發表演說，並收集整理成書出版。一九一三年，奧斯勒在耶魯大學發表了一系列的演說，但直到一九二一年，才整理成「現代醫學的演進」(The Evolution of Medicine) 一書出版。在臨床方面，奧斯勒爵士曾作了以下所述的一些貢獻，這些研究無論在內容範圍或深度上均表現出他那值得作為模範的特有方式。一八七四年，奧斯勒畢業後第三年，就爲血小板下了定義，並說明其爲循環血液中之第三種顆粒狀物質和血栓形成之關係：

在身體之許多病態情況，甚至非常健康的人，以及許多低等動物，詳細的血液研究，證實除了通常的物質之外，其中還有一種白色顆粒塊存在，在較清楚的觀察下，可看出顆粒的外觀。

至於其大小，則變化甚大，可以由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白血球大小，直到可佔有一相當面積的巨塊。他們通常形成一圓形或卵圓形，但也可變長或變窄，甚至形成外面有許多突起的不規則外表。它們的外觀似爲固體，且甚厚，而在不加入任何試劑的標本檢查時，血纖維元的絲狀粘連於其上，並纏連於其內部，白血球則通常罕見與其伴存。

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三年間，奧斯勒出版了另一系列的書，討論有關多形性滲出性紅斑 (Multiple exudative erythema) 在內臟方面引起之併發症，因而增廣了對紅斑性狼瘡 (Lupus Erythematosus) 是一種全身性疾病的概念：

滲出性紅斑是一種病因未明的疾病，在皮膚上有多形性的病變，包括充血、水腫、出血、關節炎，以及其他許多內臟器官之症狀。其中以腸胃病、心內膜炎、心包膜炎，急性腎炎及粘膜表層出血等最爲重要。反覆再發爲此病之特徵，發病後數月甚至數年均有可能再發。此種疾病可以只有血管神經性水腫，或只有風濕性紫癍 (Peliosis Rheumatica)，或只有紅斑結節，而各種變異的皮膚病變則一定有。但剛發病時不必一定有皮膚症狀，而內臟器官之症狀可單獨發生，病人之外觀可能沒有滲出性紅斑徵症。

奧斯勒更在Legg的二十九年後，Rendu 的五年之後，

敘述了一種反覆再發性的疾病，其特徵為鼻出血及多發性皮膚粘膜的毛細管擴張，這種病後來被稱為Rendu-Osler-Weber Disease：

長久以來，鼻中隔血管瘤時，鼻出血會伴同發生之事實，已被知曉，但關於其同時存在之皮膚和粘膜毛細管擴張之事實，只能找到下面所要敘述的一段由Rendu提出的研究報告：

這裡所要敘述的三個病例中，有二個屬於同一家庭——此家庭已有七人發生過鼻出血。這兩個病人都是從兒童時期即常有鼻出血的現象，並且在臉部皮膚及鼻、唇、頰、舌等部之粘膜有許多點狀血管瘤。另外一個病人的反覆再發鼻出血則為一不尋常之程度，其毛細血管之擴張，在身體軀幹部非常多，而在粘膜層也不少。

一九〇三年，奧斯勒敘述的一種慢性發紺、紅血球增多，脾臟腫大的病例，被認為是一種新的疾病。其後，這種疾病認為是「真性紅血球增多症」。有許多病例均曾被提出報告過，其中更有紅血球數高達12000.000/cumm的病例：

對於伴有發紺的紅血球增多症，在目前要給予一滿意之解釋是絕不容易的。要將此和脾腫現象以任何方法找出關係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有一兩件病例之觀察對此種關係的尋求是很有趣的。

此病例之更明確血液檢查：血容量、粘度、比重、血球半徑、血紅素及血清、血漿的種種情況，可知道血液粘度之增加，使得血液流動變慢，而這可能就是發紺形成最合理的解釋。此時，最重要的就是以確切之方法來檢查血液之粘度，並決定血球數目和血液粘度之間的關係。

脾腫和發紺及球蛋白增多之關係，必須小心地觀察，除了慢性被動性充血之外，可能不再有其他的原因。

亞急性細菌性心內膜炎之柔軟皮下結節——Osler's node，首先由奧斯勒於一八八八年觀察到，但一直到一九〇八年，他才提報告發表：

在許多病例中，心內膜炎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此外，贅疣及潰瘍顯示出它對發熱及其他之症狀有直接關係有一件關於此病最有趣，而很少人曾注意到的現象，即一種主犯手脚皮膚易再發却又易消失的痛性紅斑結節，法文稱為nodosités cutanees éphémèreso。

我們知道它們能在數小時內消失，但通常它們能存在數天或更久，最常見的部位是在手指尖，常會稍微腫起。它們存在於皮膚而非皮膚下，如蕁麻疹般的為一輪狀，手指、腳趾之尖部和側部；手臂下半部是最常犯的部位。有一病例是發生在胸腹部，但却從未見過它們有出血之現象，不過常有紅斑，具有一稍不透明之中心，有時呈極鮮艷

之粉紅色彩。

奧斯勒在醫學科學的本身，並非一位最偉大的人物。他的發現或學說很少——奧斯自己承認的。但是，他却難以形容地被與他同時代的及後世的許多醫生、學生、病人尊敬和追憶著。他一直以一種令人無法說明的能力，鼓舞每一個人發揮出各人最大的潛力。同時，他還有一種能力，去選擇值得讓他鼓勵的人，而且他從來不會令那些受鼓勵的人失望。更進一步他是吾人傳統觀念中的好人之最典型例子。對於朋友，他也許無法全幫上忙，但他總是能瞭解，信任每一朋友，他對人的友誼是深厚，真誠並且無數計的。威廉，奧斯勒一生愛人，尤其對兒童，老人和醫學生，結果他也受到了許多兒童、老人、醫學生、醫師和病患的敬愛。除了作為一醫術高明的醫師和非凡的教師之外，奧斯勒常能使每一位和他接觸的人，有種被關心，被照顧的感覺。奧斯勒的學生追憶著：他認識每一位他教過的學生，無論是在Mc Gill大學，賓州大學，John Hopkins大學還是牛津大學的學生，他關懷每一學生，時時銘記每一個人之興趣，甚至常寄出請帖，輪流邀請六、七位學生在週末到他家裡共進晚餐。晚飯後，他就拿出他寶貴的藏書讓學生看，使學生增加對醫學演進史的興趣。

奧斯勒爵士一生謙虛愛人，這也許和他並非出身於那些優良而歷史悠久的大學有關，他認為虛心努力，敬業樂群即為成功的最大資本，因此，他也認為衆多的人口和繁華的都市，並非建立一所成功的醫學校和教學醫院的必備條件。他認為一切成功與失敗，都首肇因於人為的努力與否。

奧斯勒對於英語國家醫學界之影響，超過了其他任何一位醫學家。他那如魔力般溫暖的個性，和他作為一臨床教師的教學技巧，及作為一醫學院一醫院的訓練課程計劃者，都是同等偉大。他私人擁有的一所圖書館後來捐給Mc Gill大學，成為Mc-Gill大學醫學院圖書館中的重要部份。奧斯勒生前接受了許多榮譽學位，成為許多學會的榮譽會員，並且又是醫學及其他各種學術團體的活躍份子。一九一一年，他受封為男爵，一直受所有同僚，學生及病人的愛和尊敬。因Cushing's syndrome而聞名的Harvey Cushing曾為奧斯勒爵士寫了一本完整的傳記，很值得推薦給醫生閱讀，特別是對醫學的學生們，足以彌補一般公認醫學教育最不足的醫師倫理學。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度過七十歲生日後六個月，威廉，奧斯勒爵士死於支氣管炎和肺積膿症。到今天，經過了半個世紀後，他還是被公認為醫學界最愛人且最受人敬愛的一位偉人。取材自JAMA Osler 紀念專號